



准格尔 那株高耸千年的大松树

□张中飞

这些高岭树生长的环境似乎都比这株油松的要好。因此,我们就不得不对这株大松高眼相看了。

看看这里的环境,沟壑绵绵,坡陡峻然,非生树之处。但谁能想到,900多年前,怎么就能有松树落于此地,竟然生长起一株油松,其生命顽强得超出人们的想象,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专家们普遍认为,这株松树是自然落种而生。但是,难道真的自然落一粒种子,就能长成参天大松吗?这显然是一种推测。

离这株大松树不远的东北方,有一片天然次森林,现在叫阿贵庙自然保护区。那里倒有数量可观的油松,杜松。只是那些树木与这株松王相比,不知要逊色多少倍。

但是,这一现象至少说明历史上,这个地方绝不是荒凉之地。况且,准格尔旗志也载道“三百年前,这里水草丰美,林木茂盛。”这就更足以说明,在历史上,这株大松树绝不是仅此一株。

然而,于现在来讲,它的确是一株孤树,一株幸存之树。我最早见到此松是公元1987年的夏末秋初。那年,它899岁。容貌和现在相似。但是,生存的环境远不如现在。高高的山梁,无遮无拦。它像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站在那里。裸露的根须,扭曲盘旋,粗大得让人战栗,费力地扎向山梁的土层,显然是为了活命。一种奋力的壮举,让人心生感动。

树干粗壮,树皮皱纹很深,底部腰围有三四米,一看就知沐浴的风雨沧桑,不是少年鲜肉。见此,令人屏气凝神,遐想多多。

树枝纷披,粗细不等,有椽子粗的、有椽子粗的、也有胳膊粗的、有向上伸展的、有向地垂下来的、也有斜生横漫的。显得非常干裂苍枯、挺身竭力。

只有那些细细的松叶,犹如一枚枚细细的绿针,一层一层附于那些细枝上,泛着绿色,从下至上,彰显着青春活力,让这山野之中,闪耀出勃然生机的亮色。

在它的西北角,仅有一株柏树伴随,其龄不详,茂盛势壮。

这松与柏的相依,很容易让人们想起苍松翠柏这个充满活力的词。再观其余,漫山遍野,不见树木,因而更加衬托出它的高大与孤单。

但是,这株大松的高贵之处正在这里。你看,它生长于这贫瘠之地,竟然没有死去,这就不得不让人们感到新奇,进而生发崇高的敬意。

冬天,它要经受严寒的折磨,寒风凛冽,直接刺向它的肌肤,刮着它的细叶。冬雪堆积,厚厚压于它的枝干,它居然毫不在意。陈毅元帅有首著名的诗,直言道“大雪压青松,青松且挺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写的就是它这种坚强的意志。

夏天,它要忍受艳阳的烘烤,似乎将要把它身上的油烤出来,灼热的疼痛,可想而知。无雨的干渴,怎可承受?它全

然不顾,巍然地站在高山之巅,真乃伟丈夫啊!陶铸那篇《松树的风格》,或许就是对它很好的颂扬。

三十余载过去了,而今,它的周围铺上了绿色,起伏有韵。它有了好多伙伴,油松、杜松、间或桃李之树,也一应俱全。它的这些兄弟姐妹们正以它为榜样,欣欣然、浩浩然,茁壮地生长着。

一株松树的绿色,成为这片土地生命的主宰,一面猎猎飘荡的旗帜!鼓舞着准格尔的绿色进军,几十载从未中断。终于,到今天,将春夏秋冬不变的颜色,与这株大松一样,巍然矗立于此了。

由此,我看到了这株大松树的强大生命之光,以及神奇般的伟大之力!

这是一株了不起的松树。不论给它冠以什么样的赞美头衔都不过分。因为它担当得起。

三

有关这株大松树的故事很多,大多是讲此树可以保佑平安、消灾避祸。只要来此树烧香祷告,就可逢凶化吉。更为离奇的是说,有人看到此树下,常有白发鹤须老人频频现身,为祷告之人指点迷津,而且十分灵验。因而,这株大松树被人们尊称为“神树”,为此,一层神秘的面纱将其笼罩了起来。

现今,每逢初一、十五,附近的民众,有不少人总来这里上香祈福,敬拜大松。当然,也有远路之客,他们为敬神许愿,更是不惜披星戴月,车马劳顿。

由是,通往这株神松附近的道路上,每逢这两日,车水马龙,人流乌迭,热闹得让人不得不感到惊叹!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这株松树已非平凡之树。它的神性光芒,已普照了万千芸芸众生。

人们这种行为,与其说是一种心理愿望的寄托与企盼,倒不如说是一种对大自然神奇力量的敬畏与崇拜。

敬畏与崇拜大自然,是人类善良的一种心态的表露。符合天人合一之大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要求。我想大松树的生命意义,昭示的磅礴力量,远远大于那些蒙有神秘色彩的分量。现在,由于这株松树的存在,以及它辐射出来的神奇伟力,打动了人们的虔诚之心,那种崇拜,深深扎根于人们心灵,已成为精神的大囊,不朽的灵魂!

如今,它的周围建了庙宇,森严宏大,香火不断。同时,围绕它打造了很多旅游景点以及新建了很多服务设施,让这株千年油松有了依靠,少了寂寞,多了风采,少了孤冷,多了气派,少了简陋,也算修成了正果。

这里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了。人流,车流,在这山岗上,也幻化为一道少有的风景。比起几十年前,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这棵树还能活多久,谁也不知道。但是,它给人们的启示,是深刻而久远的。它的昭示力量,将永远不会枯萎。

我想,人们在它面前,总会仰视的。



它是一株洋溢着青春的不老之松。这株不老之松,被人们誉为“油松王”,傲立于准格尔群山之中。

公元1979年,中国林业科学院的专家对这株油松进行了考察,测定树高26米,胸径1.34米,材积13.5立方米。经钻孔测知此树树龄为893岁。

时隔18年后,即公元1997年6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家对此树又一次进行了检测,结果证明,1979年中国林业科学院所测树龄数据是准确的。只是此时,树高已增至27米,胸径增至1.5米,材积达14.5立方米。

至今,这株油松王,已有936岁的树龄。

936年前,是何朝代?仔细推算,应该是北宋哲宗元祐二年。通俗点说,就是公元1086年。

也就是说,这株松树是公元1086年开始生长于此的。大宋王朝,在历史上延续了319年,坐镇皇帝共18位。这株大松树诞生的时候,正是北宋王朝第七位皇帝宋哲宗赵煦主政二年之时。赵煦驾崩那年,这株松树年已10岁,可谓孩提之龄。之后,这株松树又陪伴大宋王朝的11位皇帝,走完了179年的起伏跌宕、雪雨风霜的春秋之路。

大宋的皇帝一个接一个走了,人死气歇,音去貌灭。大宋王朝也仅仅留下了一段历史,如同过眼烟云,只在长空萦绕几缕。然而,这株松树,仍然不去,青春常在。它在大宋整整活了190岁。

这190岁,于它来说,仅仅是迈开了一小步。可是,一个王朝却衰落了。12位皇帝归西了。由此可知,一个朝代还抵不过一株树的寿命,一个人的生命就短得不用说了,哪怕你是帝王将相。

可以说,这株松树,是宋以来历史的见证者。

宋王朝偃旗息鼓后,它又陪伴大元王朝15位皇帝度过了98个春秋;伴随大明王朝16位皇帝走过276年蹉跎岁月;目睹清王朝12位皇帝,走过了267年的风雨历程;在民国军阀混战中,经历了38载动荡日月。如今,它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已幸福地生长了73个祥和年头了。

说来也怪,大宋王朝在北方内蒙古大地建的城池,寥寥无几,在内蒙古地区仅有一处,名曰丰州城。就在这株大松树的东南不过二三十里,现在人们把这地方叫作二长渠古城。

这丰州古城的历史,与这株大松树的历史差不多属于同一时期。可惜的是,松树还在,古城却早已废弃。

这株松树,在历史的长河中,未遭战火之祸,祸伐之灾,亦庆幸。一株树,在多个朝代的更替中,巍巍不倒。我想,它对来,一定怀有一种期待。

二

一株松树,长于偏僻的山巅,风袭寒击,缺水少雨,山瘦土贫,能活,已是不易。别说,巍巍雄姿了。

然而,这株松树不仅能活,而且活得非凡,越长越旺、神采奕奕、粗壮雄劲,挺拔高耸,绿荫撑天。更为显赫的是,它历经六朝风云,活得年年不小,已越900余年,大到了称王的地步。

在树的王国里,论年龄,这株油松称不上老大。非洲有一棵龙血树,夭折于一场风灾,岁数高到了9000多岁。在美国有一株树,也活到了8000岁。日本有一棵树,有五层楼房高,周长可达16米,寿数在7200多岁。在我国,树龄超过1000年,3000年,5000年的树,也有很多。比如陕西黄陵轩辕庙中的那株轩辕柏,已有5000余岁了。西安有一棵银杏树,安徽九华山有一株凤凰松,都有1400多年的历史。生长于黄山玉屏楼东文殊洞顶的那棵迎客松,虽然只有800多岁,但它名气实在是太大了。

天色渐昏,世界的光源沉入地平线,街边的路灯准时亮起,接替了太阳的工作。灯辉漫过黑夜,将柏油马路镀上一层柔和的银边。车灯如流星般穿梭,行人的影子在光晕中摇曳,时而拉长,时而缩短。

除了日常的路灯,节日的彩灯早已缀满街头。大红灯笼高高悬檐角,琉璃灯盏流转斑斓,树梢间的小彩灯连成星河,广场上的灯组更是幻化出神话般的奇景。冰封的湖面倒映着灯火,轮廓虽被寒雾晕染,却更添几分朦胧的诗意。冷寂的夜被光影搅动,整座都市仿佛披上了缀满宝石的纱衣。纵然寒风刺骨,人们仍裹紧大衣走出家门,在街道、公园与广场间流连。嬉笑与惊叹声在光影中升腾,穿过楼宇的缝隙,直抵云端。

灯在传统文化中始终承载着深沉的意象。古诗词里,它是相思的载体——“去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是执着的隐喻——“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亦是羁旅的慰藉——“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灯谐音“等”,一盏长明的灯是游子背囊里的乡愁;母亲总留着灶台的油灯,等远行的孩子回家;灯塔以恒定的光芒刺破迷雾,等漂泊的船只靠岸;而追梦者的行囊里,永远藏着一盏心灯,等黎明破晓时整装再发。

从燧人氏钻木的火光到万家灯火,灯见证了文明的嬗变。最初的火把驱散野兽与寒冷,而今的霓虹点亮都市与理想。它不再是稀缺的生存工具,而是化作文明的注脚——街角的路灯串联起千家万户,实验室的荧光照见微观宇宙,手术室的无影灯托起生命的重量。黑夜因灯而褪去狰狞,道路因灯而清晰可辨。每一步前行,都踏在光织就的绸缎上。

灯更是温情的传递。深夜便利店的白炽灯,为晚归人留一处港湾;书房台灯下的剪影,将知识揉进光晕;就连陌路相逢的车灯,也会在交错的一瞬间投来片刻暖意。每个人都是一盏行走的灯,以善意照亮他人的迷途,以坚持点燃希望的火种。正如萤火汇聚成星河,微光终将连成破晓的天际线。

晨曦初露时,路灯渐次熄灭,却将光的热度渗入晨雾。新生的朝阳接过使命,将温暖轻轻铺满人间。

灯

□张卓雅



一件黄色军品棉大衣

□武占荣

20世纪80年代那会儿,整个社会对人民解放军打心眼里是无限的崇敬。一身草绿色军装,熠熠生辉,红色五角星帽徽闪闪发光。年轻人都渴望当兵,我也梦想着自己能成为一名军人,那是何等的荣耀!

然而,命运时常会捉弄人,你越是想接近它,它越是躲着你,使你望而生叹,心里的渴望就变成泡影。我最终没有当成兵,从此抹不去的是留在心里长久的眷恋,越发对草绿色军装有着无限的眷恋——军衣、军帽是内心神奇的向往,甚至是一双黄色的军品胶鞋。

后来,我的一位要好的同学参军入伍,他不知通过何种渠道给我寄来一件军品棉大衣,虽然是半新不旧,我却如获至宝,那股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仿佛圆了我当兵的梦一样。每到初冬,就迫不及待地这件“宝衣”裹在身上,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到处炫耀。

这件黄大衣虽然有些旧,颜色也有些褪色,但是没有一点儿破洞,因为是发自内心的挚爱,每当干活时,便脱下来折叠好放在干净的地方,生怕被沾染污垢,更甭提损伤一说了。我一直精心呵护,连续穿了好几个冬天。

有年腊月,深冬的一天后晌,北风呼啸着,时不时敲打着破旧的门窗,我和妻子在家里照着看两周岁多的小孩,生怕他着凉,便将屋里的大炉烧得通红,满屋暖融融的。

突然有人敲门,我连忙跑上前屋开门,是一位陌生人,他满脸冻得铁青,身后跟着一个瑟瑟发抖的小女孩,两人一前一后闪身进门。

大人抖动发颤的嘴唇:“好冷的天气,暖一暖哇……”

小女孩眉清目秀,忽闪着双眼,两脸蛋粉粉红红的。我赶紧关上了门,又推开里间的门,领着陌生人进来,又给他们倒了碗热水。

我这时才注意到那人大约四十来岁,小女孩五六岁,看样子是父女俩。小女孩连一双手套也没戴,两只小手冻得通红。

经过闲聊,我才知道他们的确是父女,赶一挂毛驴车去亲戚家串门。两人走了四五十里的路程,寒冬腊月,棉衣穿得不太厚实,一路上没少挨冻。

半小时后,那人烤暖了身子,说话也利索了,嘴唇不再抖动,小女孩脸蛋的红晕也不见了,显得白皙可爱,她总是忽闪着那双明亮的眼睛。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他们急着要赶路,这里离他亲戚家还有好几里路呢。

走出门外,那人把小女孩抱上了驴车,随手解开缰绳启程。“哎!等一等,等一等!”我妻子叫喊着跑了出来,她怀里抱着我的那件黄棉大衣,她给小女孩从头到脚包裹了个严实,还说,“这回女娃不受冻了。”

那人看着我们似乎不知说什么好,我妻子对那人说:“你们回家时路过我们家这儿,把棉大衣给拿来就行了。”

“哦,行行行。三天两日我就从这回去,我一定给你送过来。”那人感激地说。

不知咋地,几十年过去了,那件黄大衣还没有送来。我也想过找那人的亲戚家打听打听,但终究没有去。也许,他们回家又遇上了更加寒冷的天气,也许,他们有难以言说的其他隐情?这一切都不得而知。

我老是念叨着那件军品棉大衣……



冬青花开

王高臣作

□东方惠

蚕豆花开放的日子

云层厚重,细雨绵绵
花瓣轻轻落在我的肩头
蚕豆花终于开了
高铁飞速驶向了远方
驶向生命无限的苍茫

当爱比江水更深,心中的
波澜越来越小。温柔地
随时间,渗入到深深的
寂寞里,不敢再多想……

蚕豆花开放的日子,也是
我爱的力量,迸发的日子
不动声色,如细雨滋润着
大地。你依然在我的心里
茂盛地生长,但爱依然的
悄无声息。知道那是我的
寂寞,和你的寂寞溶在了
一起。在孤独中成长的
不仅是我的生命你的故事

雨,是雨水的标志

雨,悠闲地下着
不慌不忙,仿佛卸掉了
所有的心事。和春风一起
交汇在春天的大地上

雨来得很及时,没有请示也没有
报告,或许它知道
有些请示和报告都是形式
所以把该省略的都省略了

雨水,是节气发给雨的请帖
在该来的时候必须要来
下雨,则是季节的重要标志
几时来,怎么来,都必须
应季应时,这样季节
才不会乱了方寸,丧失自我

雨,在雨水到来之际
没有谁说三道四,它知道
自己是追着春风的韵脚
来的,没什么可以异议

在二月的春风里学诗

春风摇醒了沉睡的大山
和梦中的大江大河小溪
春风一来,马不停蹄地
忙,恨不得能一夜之间
让整个万物都一起苏醒

大风敲窗的夜晚,我想
二月春风,在李白诗中
握着剪刀,把春天裁成
什么样子?我问了几遍
二月的春风都没有回答

如果能裁成,我想要的
样子,我一定穿越时空
邀诗兄喝几杯,顺手再
偷几招诗兄咏春的诗意
能模仿诗兄写一首也行
诗兄绝不会小气到说我
抄袭或摹写了他的诗句

春风一直在夜里不停地
忙活,我也在明月光里
学艺。学写春风,也学
写春雨。不管我画的猫
像不像虎,春风手中的
剪刀,会教我几招几式

梦里王安石

我知道你确实很忙,梦中
能来看看我,也很不易
王兄知道我的为人,不是
嘴里喜欢心里嫉妒的品质

进门来不及寒暄,张口
就是《桂枝香》金陵怀古
你在澄江,我在鸭绿江
中间的距离,恰好写相知
今夜的我,在鸭绿江边
与王兄相聚,惺惺相惜的
梦里,是神交相握的彼此

说起荣辱和流水般的六朝
旧事,不知亡国恨的商女们
唱到哪了?不好过问,怕
王兄一滴泪,戳进我的心
鸭绿江边,酒旗猎猎,但它
不说六朝,只说当下,只说
我与王兄,今夕旧梦的叹息

在二月的春风里学诗(组诗)